

## 壹、前言：從街頭狂歡節（carnival）說起

余華的長篇小說《兄弟》篇幅超過四十萬字，全書藉由宋鋼、李光頭兩兄弟幾十年的情誼鋪陳，間接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間及其後中國社會的發展。小說的上部寫兄弟倆不幸的童年生活，以及苦難中建立的深厚情誼；下部則敘述改革開放後，兩人截然不同的人生際遇。余華在〈後記〉中表示：

這是兩個時代相遇以後出生的小說，前一個是文革中的故事，那是一個精神狂熱、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，相當於歐洲的中世紀；後一個是現在的故事，那是一個倫理顛覆、浮躁縱欲和眾生萬象的時代，更甚於今天的歐洲。<sup>1</sup>

巴赫金（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，1895～1975）曾經在其著作裡討論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民間諷諧文化的問題，從而發掘狂歡節所具有的反叛與顛覆特徵；<sup>2</sup>而學者劉康則指出，巴赫金對於歐洲文學史的重寫，可以一直「寫到今天的『後現代主義』時代」。<sup>3</sup>本文將《兄弟》與狂歡節理論相繫聯的原因，首先在於書中陳述的年代一如作者所言，上部的時代特徵「相當於歐洲的中世紀」；而狂歡節理論本身所具有的後現代特徵，又與《兄弟》下部的時代背景頗為符合。

其次，巴赫金指出，非官方的民間文化在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時代，都保有一塊自己的特殊領土——廣場，而廣場上又具有其特殊氣氛和話語的特殊結構。以下便試由「廣場因素」與「話語模式」，論述《兄弟》裡的狂歡節敘事風格。

所謂「廣場」，在巴赫金的定義裡係指「一切與廣場生活有直接聯繫的東西，一切帶有廣場非官方性和廣場自由的烙印，但同時嚴格地說來卻無法歸入民間節日文學形式的那些東西。」<sup>4</sup>巴赫金並且將「惡棍的歡樂」與「骯髒的墮落」等厚顏無恥與齷齪下流的行止，稱之為拉伯雷小說的「廣場因素」。<sup>5</sup>狂歡節廣場上所表現的是節慶式生活，它宛如位於生活與藝術邊界的「場景」，在現實中它是生活本身，不過遵循的卻是某種戲劇規則。<sup>6</sup>

---

<sup>1</sup>參見余華。《兄弟·上部》（臺北市：麥田出版有限公司，2006）；余華。《兄弟·下部》（臺北市：麥田出版有限公司，2006），書背。以下所引述文本頁碼俱出此，不另加註。

<sup>2</sup>主要見於巴赫金（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）。《巴赫金全集·第六卷·拉伯雷研究》，李兆林、夏忠憲等譯（河北省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8）中的相關論述。

<sup>3</sup>參見劉康。《對話的喧聲——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》（臺北市：麥田出版有限公司，1995），263。

<sup>4</sup>參見巴赫金，《巴赫金全集·第六卷·拉伯雷研究》，173。

<sup>5</sup>同上註，164。

<sup>6</sup>參見劉康，《對話的喧聲——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》，265。

《兄弟》在時間上雖橫跨兩個時代，但在空間上卻一以貫之，始終以「劉鎮」為中心。小說上部寫李光頭偷窺女人屁股、眾人對林紅美色的覬覦，以及宋凡平之死等重要事件；下部寫李光頭的淫亂偷情、撿破爛的發跡崛起，以及處美人大賽時的瘋狂荒誕等，凡此「惡棍的歡樂」與「骯髒的墮落」場景，俱在宛如「廣場」的劉鎮街道上，以歡樂的形式呈現。再譬如群眾對於成年後的李光頭與趙詩人街頭相遇，那些挑撥鬥毆的言語，那些充滿「懷舊迎新」的觀看欲，無不使生活成為表演，而表演復變成生活本身。又如文化大革命期間，街頭隨時可見的批鬥，無辜死去的孫偉、發瘋的孫偉母親等，在余華筆下也都被處理成怪誕的廣場風景。巴赫金認為在狂歡節裡，「小丑和傻瓜是必不可少的參加者」，<sup>7</sup>文革期間的遊街批鬥活動，本質上雖為暴力示眾，但在余華筆下，卻借用了狂歡節中象徵自由的「廣場」概念，將其轉成某種想像性慶典的戲仿，藉由小丑般的瘋狂演出，作者表露其對於政體的顛覆與嘲諷。

至於狂歡節的話語模式，在《兄弟》中則有更淋漓盡致的展現。小說開首寫少年李光頭在廁所裡偷窺女性屁股，頗有乃父之風：

我們劉鎮的男女老少樂開了懷笑開了顏，張口閉口都要說上一句：有其父必有其子。……人們對著李光頭指指點點，竊竊私語，掩嘴而笑，李光頭卻是一臉無辜的表情，若無其事地走在大街小巷。他心裡嘿嘿笑個不停，那個時候他快十五歲了，他已經知道了男人是個什麼東西。（上部，7）

此種「竊竊私語，掩嘴而笑」的狂歡式廣場話語，遂形成全書基調。巴赫金指出：

狂歡式的笑，第一，它是全民的，大家都笑，大眾的笑；第二，它是包羅萬象的，它針對一切事物和人（包括狂歡節的參加者），整個世界看起來都是可笑的……第三，即最後，這種笑是雙重性的，它既是歡樂的、興奮的，同時也是譏笑的、冷嘲熱諷的，它既否定又肯定，既埋葬又再生。這就是狂歡式的笑。<sup>8</sup>

群眾對於李光頭的議論，表現出一種兼含愉悅、曖昧、諷刺與挖苦的廣場話語；而心裡也嘿嘿笑個不停的李光頭，則表現出自我嘲諷的雙重性，他知道自己臭名昭著的臭豆腐，「聞起來臭，吃起來香」（上部，19）。凡此樂於自我作賤的話語模式，都展現了狂歡節「笑」的精神。

<sup>7</sup> 參見巴赫金，《巴赫金全集·第六卷·拉伯雷研究》，6。

<sup>8</sup> 同上註，14。